



林琦妙
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生
台灣省雲林縣人
政治大學中文系肄業

覓著的覓不著

散文佳作 林琦妙

用蠟筆的稚拙樸重捕捉著那薄得透明，精緻得蟬翼樣纖細，顏色卻又全然淳濃的玫瑰，她實在一點也無法把握效果會是如何。但，癡是如許執著地要她留下那玫瑰的姿影。

從擺上書桌的那一刻起，她就開始凝視了呀！那兩莖玫瑰。

長頸，一無雕飾，霧朦朦的毛玻璃吹成修細渾圓的花瓶裡，孕育吐放出它們。相差一朵花高度地倚偎著，倚偎得那樣無懈可擊。一莖各一片葉。一朵是撲了霧白的淡粉紅，一朵是深濃醉人的胭脂色。

從攤放滿桌的功課裡抬起眼，她對那兩莖玫瑰的凝望是仰視的。

起初，那只是兩個小小的蓓蕾，形狀像往下掉落的水珠。顏色各自不同。但同樣都只是恰恰初染上，似有若無，需要用眸光細細去撫觸才能捕捉到的淡粉紅和淡胭脂。但，眸光一經撫觸過，便禁不住常要去流連了。

小小的水珠，然後，是小小的酒杯，那玫瑰在潔白的大書桌上一日日幻化。她對它們的凝望是仰視的。生日的時候，同學捧來它們，附了一張卡片說：「兩朵就夠了，不必多。一朵是妳，一朵是妳的他。願妳覓

著。」

※

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面，是陌生的，但又談得那樣暢快。

※

一個告訴她：「夏濟安日記」某某的，但可以看到一個人如何在自己的平凡與軟弱中掙扎；考試考砸了，作業作不出來會弄輛摩托車出去飛車；不相信「學不躐等」，一咬牙就選了好幾門研究所課程的大三男孩。喜、怒

※

※

、愁、煩那樣鏗鏗然而理直氣壯。讓她鏗鏗然的也暢於記錄所見所感，連細細閃閃荒謬的想像，連上了一堂很生氣的課的憤怒，都理直氣壯的寫下來寄給他。

三月，他寫道：嘿！妳覺得妳不該出現了，這兒的杜鵑花們都開始開了……

那時，她才剛過完大一。「中國新詩賞析」只跟著老師看過其中幾家；古詩選只進到唐朝的王絕；不懂什麼叫標題音樂；沒讀過「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」；還沒想到文化斷層的問題；自繪自題的聖誕卡只小學勞作課描過；拍實驗電影只是聽說。那剛過完大一的她，才恰恰在人潮洶洶的校園裡找到自己的步伐。大學的色彩是她尚未觸及的想像，而那些想像裡的色彩完全是他的內容，甚至更要絢爛。

帶著渺茫的期待和著悲哀，她出現了，一個還在孕育的蛹，或甚至只是還未成蛹的毛蟲。在那樣的三月，那樣淡寒的初春，爛漫的杜鵑花城裡，她只記住了這樣的句子：別來得太早或太遲，請來看我最美麗的丰采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仙人掌是不需要水的，幾乎完全不需要。即使在焦黑冒煙的酷夏。

路過公館的時候她一眼瞧見：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兜滿的白磁花鉢，一粒一粒的沙埋著綠綠的仙人掌。鬱綠的頂上托著豔桃紅、硬的、卻閃耀著絲綢亮光的仙人掌花。美麗、搶眼卻不真實的美麗，頂適合夏季的。她買了一鉢，可以買一本厚書的代價。

用拇指和食指就可以兜滿的一鉢仙人掌，擺在那兒都相宜。可以凝然想像沙漠裡水的飢渴，可以為沙漠的酷夏捎來一丁點綠色的清涼，且托著美麗。

室友也都喜歡，也都來和那仙人掌凝對。一個突然說：妳只買這一鉢啊！怎麼沒想到也送妳那朋友一株小仙人掌？

是啊！給愛踢足球的他一株，不需要澆水、不怕打翻，卻能渡送清涼與美麗的仙人掌。或者她也想過。但，一本書的代價，她決定應該還是為自己真正買一本書才好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山城是沒有豐收的秋天的。或者，也只能從坡陵上的管花去稍稍辨認。但等管花漫白了山城的頭，無邊無涯的雨也來了，還有冷。又濕又冷，渾沌陰暗裡不知陽光和希望為何物。

有個男孩為她寄來一包種子。黑黑細細的種子，攤在掌中呼一口氣就會飛散無踪的滿天星。他說：搖曳輕盈的滿天星像不像一天燦然的美夢？這一朵朵的夢不只燦白如星，經過改良還都暈著心紅的色彩。願在陰霾裡，這種子的奇妙幻化，能為妳的日日移走帶來生意。

暈著心紅的滿天星，長成後會是一天的美夢。她在細小可隨風的種子上蓋一層薄土，晨晨澆灌。但，他給的滿天星或者太嬌貴了，或者不適山城的氛圍土壤。柔綠的芽兒冒出薄土，抽一兩片葉後竟然消萎

無踪了。

失望還未褪盡的一天早晨，欣喜地在花鉢裡又見到綴了星星綠意。觀望裡綠意抽長成葉。一葉、兩葉之後竟
然又消隱成塵。如此幾批綠色的希望湧出，暫佇，離去，那黃土終究回歸一片寂然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她答應他來看她。

站在燈光穿梭、閃爍如織的中華路天橋上看星星。她敘述起這燈海如星的地球，再過三十年，或許夜來萬千
人家的燈火，都將回復熒然如豆的油燈或蠟燭。因為能源耗竭了，生態也被破壞殆盡，春天有朝一日會寂靜無聲
。睜著恍然的一雙眼，他說：噢！很抱歉，我從來不知道有這些問題。

那雙恍然的眼也不在她端詳良久的美術館雕塑上多有停留。但，如果高速公路上時速是90公里，他要為她奔
馳五個小時。在入春後，依然捲天撲地的濃冽寒流裡，想不到在那陌生的城市裡是否有一處足堪落腳，想到的，
只是她。

而，為了他，催逼在眉睫的論文，檔期森然的功課和書，嚴嚴謹謹的她全都靠邊站了。

見面的時候，他遞過來一個大大的報紙捲。揉壓了角的報紙捲裡是什麼呢？她遲艾地接過來，看一眼，尷尬
地趕緊垂拿著。望望他，又捧到面前來——一束玫瑰花啊！一束報紙捲包的玫瑰。三、五朵，垂頭喪氣，粉嫩的
瓣梢，那像蟬翼樣的盈盈凌凌已經是黑癟帶重了。

「沒辦法呵！」他漾著期艾的淺笑解釋：「清早拿剪刀在窗前的花園剪的。跟著去上課，上完課再帶到這兒
……。」

一束玫瑰呵！一束玫瑰……。